

同名电视连续剧正在热播中



大山深处

110

□ 马青山 王东风 著

□ 群众出版社

大山深处



马青山 王东风 著

群众出版社
2002年·北京

大山深处 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山深处 110/马青山,王东风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 2002.4

ISBN 7-5014-2679-1

I. 大 ... II. ①马 ... ②王 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0093 号

大山深处 110

马青山 王东风 著

责任编辑 张 晔

封面设计 郝大勇

技术设计 张代英

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
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 100078

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 301 千字

插 页 2

印 张 12.5

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014-2679-1/I·1119

印 数 0001—4000 册

定 价 19.00 元



盘山公路上，一辆红色夏利车在狂奔。

这是一条老盘山路，除了环山而上的斜坡，路面还向山谷倾斜着。山外的司机，上了这条路就会心惊肉跳，胆小的往往要雇司机。然而这台红色夏利却像亡命一样急惶惶一路飞驰，时速足有 120 迈。

在一个急转弯处，刹车发出一声尖利的锐叫，险些冲进山谷，在悬崖边拐了个近 180 度的方向，又飞驶向前。

“你他妈不要命了！”

车里后排座上一个脸膛黝黑的青年抹了一把额头汗水，冲口骂道。他的右手握着一把锋利的匕首，逼在身旁一个老汉的颈间。

“三炮，你他妈给我瞅准点！”

开车的三炮也是满头大汗，不敢回头，也顾不上回答，夏利车猛然在山路上又打了一个大“S”，黑汉子和老头被甩向一边，老头大叫：

“别，别碰断了老山参的须子！”

“你个老瘪犊子，都这时候了，你他妈还想着参须子，我一



刀捅死你！”黑汉子说着把尖刀在老头眼前晃了晃。

三炮紧张地打着方向盘说：“黑子，消停点吧，都啥时候了。”

夏利车盘过一座山头向下冲去。

安平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的电话铃骤然响起，刑警郝春明迅捷地抓起电话：“我是安平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，刑警郝春明，请讲话……嗯，……嗯，你们的人呢？……噢，我马上汇报！”

郝春明随手按下紧急集合按钮，撂下电话急步向局长室走去，路过大队长室的时候喊了一声：“张队长，平安镇出事了。”

走进局长室，郝春明向金局长敬了个礼，急促地说：“金局长，平安镇派出所报告，镇上平安贸易公司的两个工人绑架了参王老王头，抢了一辆红色夏利车跑了。”

“什么方向？”

“县城方向，在 4 号公路上。”

金局长起身望着墙上的地图，问：“平安镇派出所的人在什么位置？”

“派出所的人没追上，……他们……他们的吉普车坏在半道上了。”

金局长回过身来，脸上闪过一丝无奈的神情。

郝春明有些焦虑地说：“根据计算，罪犯大约还有 15 分钟就要穿过县城城郊，过了那里，岔路就多了。”

金局长紧张地思索了一下，一把抓起了电话：“武警中队吗？我是公安局金凤梧，平安镇方向发生人质劫持案，一辆红色夏利车从城北方向过来，请你们特警中队立即出动，在 2 号地区布控拦截。好！”



他抬起头对跟着郝春明进来的张队长说：“人怎么样？”

“集合完毕。”

“立即出动。”

三个人走出办公室。金局长边走边问：“罪犯是什么身份？”

“据说是平安贸易公司的一般员工。”郝春明回答。

“马上跟他们公司的领导联系。”说完，他回头跟通讯员说：“告诉政委，我去现场了。”

院子里，车声轰鸣，刑警们已一脚踏上了车门。

金局长、张队长急步走出大楼。

金局长望着眼前的刑警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两个穷凶极恶的歹徒，他们身上可能有武器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在解救人质的同时，要全力避免伤亡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出发！”

此刻，红色夏利已冲出盘山道，车速更快了。

三炮惊惶地说：“黑子，前面快到县城了，怎么走？”

黑子紧张地思索着，一时无语。

王老头恐惧地盯着那把闪光的匕首，哀求道：“二位兄弟，你们到地方了，放了我吧！”

黑子凶恶地喊着：“放了你，妈的，我们舍了命绑你，为了啥，为了你的钱，说，钱咋给？”

王老头哀叫着：“我哪有钱给呀！”

三炮也火了：“你还跟我们扯是不是？你是安平县有名的参王，你能没钱！”

“我种的参还没起出来呢，哪来的钱哪！一轮参要种八年，这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！”



听着老王头说的话，黑子脸上显出一种无奈的烦躁。

“咋办黑子。”三炮更显得绝望。

“你们抢我的那两棵老山参不是钱吗？这两棵老山参就是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的宝哇！”老王头急切地说着。

黑子阴沉地盯着前方：“你现在就是最大的宝。我现在命都不保了，还要你什么他妈宝。”

老王头浑身激灵一下子，裤子登时有些湿了：“那你们还要把我咋地呀？”

黑子一咬牙，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：“加速，进城，上铁路。”

在一段山谷公路上，武警战士已经摆上了拦路牌，又紧张地向路面上撒着路钉，稍远一点的地方，两卡车并列在公路中间，狙击手已散布在卡车和周围的树丛草坡里，严阵以待。

张队长走到指挥车前，向金局长报告：“局长，基本布置好了。我们跟平安镇贸易公司联系了，他们总经理叫黄金宝，是县人大代表，正在县里开会，已经通知他，现在正在往这儿赶。”

金局长看了一下表，说了声：“好！”又盯住了公路前方。

那辆疯狂的夏利车突然出现在公路转弯处，随即就传来紧急刹车的刺耳尖叫。

三炮惊恐地望着前方。

黑子的嘴唇已经出血了。

老王头则瞪大了眼睛。

三炮的手剧烈地哆嗦起来：“警察，……是警察，这帮玩艺咋这么快。”

黑子突然凶狠地举起匕首：“有这宝贝在我们手上，冲！”

三炮猛地把油门踩到了底，拦路杆咔地一声飞了，接着就是



“噗哧”“噗哧”几响，扎破了轮胎的夏利，一头歪在路旁，不动了。

车窗外的喇叭声已传进来：

“你们已被包围了，举起手站到车外来，不许伤害人质，马上投降，听清楚了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我命令你们立即释放人质，投降是你们惟一的生路。”

黑子用匕首顶住老王头，把他推了出去，随后他一只手臂搂住老王头大吼：“你们不要过来，不要乱动，不然我就杀了他。”

张队长走到狙击手身旁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狙击手举枪瞄着，说：“就是与人质贴得太紧！”

“把住时机，争取一枪击毙他。”

“是！”狙击手的枪微微移动着，扳机上的手指也缓缓扣紧，到了临击发状态。

三炮也突然从车内窜了出来，两手高举引线，敞开的胸前露出了捆绑着的集束炸药。他声嘶力竭地狂叫着：“臭警察，你们要开枪，我们就炸死这个老王八犊子，还有这两棵老山参！快给我们弄辆车来！放我们走！”

金局长忙嘱咐：“罪犯有炸药，不要开枪！”

这时，黄金宝在张队长和武警干部的陪同下，大步走来，和金局长握了握手，说：“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
金局长说道：“您好，黄经理。情况紧急，你们公司的两名职工绑架了一个人质，请您试着同他们谈谈，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气氛。”

黄金宝说：“被劫持的是老参王吧！这个人可是咱们这山里的宝贝呀，可千万要想法保住他的命，一身绝艺呀，听说他有两棵老山参，祖上传下来的，那年国家要当文物征用，出几十万元，他也不肯出手哇，这老头，又胆小，又抠搜，这下摊上这么大的事。好，我马上去谈。”



黄金宝转身上前，喊道：“二位兄弟，我是平安镇贸易公司的总经理黄金宝。有什么难处可以跟我说，别干傻事。再往前赶，可就不好收场了。你们认识我吧，我叫黄金宝，我能跟你们谈谈吗？”

黑子打断黄金宝的话，喊道：“黄金宝，你少跟我扯，你不好使！谁都不好使。赶紧叫他们给我整车。”

黄金宝上前几步：“二位兄弟是李才矿上的吧，咱们虽然不熟，可我黄金宝想必你们都知道，在平安镇有我说句话，啥事都好办，我向来说话算话，吐唾沫也是个钉。只要你们把老王头放了，咱们什么都好商量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又往前走了两步。

三炮突然往上一举一红一绿两根线，叫着：“黄金宝，你看着吧，这是炸药，不怕死你就往前走。”

黄金宝返身走到金局长身边，有些怅然地说：“金局长，这两个小子都是亡命之徒，他们两个不是我们公司的，是我那个竞争对手李才矿上的。他们的炸药用的是电雷管，我们矿上都用导火线。……这事看来我也无能为力了。”

金局长猛吸了一口烟后，又慢慢地吐出。

张队长望着金局长，也有些一筹莫展。

这段时间里，郝春明一直举着望远镜，细细地观查着罪犯的一举一动，这当儿放下望远镜，思索着什么。

突然，郝春明解开警服向红色夏利走去。

张队长急忙喊了一声：“春明！”

黑子紧张地瞪起了双眼，死死盯住一步步走来的这个刑警。

三炮又往高举了举电线，两根电线头相距已不到5厘米，他用变了调的声音喊着：“臭警察，你不要过来，我要炸了。”

张队长有些生气了，他知道郝春明血气方刚，平素就好逞英雄主义，这个刚从警校毕业三年的小刑警，今天是头一回遇上这



么大的案子，这么紧张的场面，却要逞一时之勇，他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。他刚要冲上去把郝春明拉回来，被金局长拽住了。

空气似乎凝住了，每个人的手里都捏着一把汗。

此刻，郝春明已脱下了警服，又脱下了防弹衣，摘下手枪，小心地示意了一下，放在了地上，举了举双手，接着向前走去。

黑子此时也有些愣怔。

郝春明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自然地带着一股威严：“你是不是叫黑子？你好好看看我是谁？”

“是你。”

“对！是我，我叫郝春明。”

“我知道你，刑警队的郝春明，上次就是你抓的我。”

郝春明继续走着。

三炮恐惧万状地威胁着：“你给我滚开，你要是再靠近我，你看着了吧，我这两条线往上一对，咱们全都玩完了……”

郝春明认真地看着三炮颤抖的手上那两根线，坦然地说：“我敢过来，而且脱掉防弹衣，是为了救人质，也是为了挽救你们；要不然，我不用过来，四周对着你们的都是神枪手，眨眼之间就能把你们干掉了。”

黑子向四周看了一下，山谷静静的，下午的骄阳照着周遭的树丛、草坡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但他隐隐感到了四下里似乎布满了黑洞洞的枪口，脊背上禁不住冒起一股凉气，闷热的天里，毛孔中钻出的却都是一丝丝的冷汗。

黑子知道，今天这个场面，就是插翅也难逃了。他把搂着老王头的手臂又紧了紧，对郝春明说：“郝春明，算你小子有种，说吧，你想咋地？”

郝春明的语声依旧是那么平和沉实：“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想



救人质，也想挽救你们。”

指挥车旁的金局长、张队长见郝春明已平静地和歹徒对上了话，不约而同地摘下帽子，擦了擦头上的汗。

张队长余惊未消，望着金局长说：“这小子，冒失了点！”

金局长点了点头，望着夏利车的方向说：“准备好第二套方案，配合郝春明的行动。”

郝春明已看透了黑子色厉内荏的心理，他不失时机地继续敲击：“你们想好了没有，想好了，就先放了人质。”

黑子眼神闪过一丝绝望：“我是死定了，我不想跟你们说啥了，咋地我也完了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，你们现在还没有伤害人质，还没有把钱带走，如果你们现在放下武器，在法律上叫中止犯罪，法律会给你们公正量刑的。”

三炮有些慌乱，大喊着：“黑子，别听他的，我们死定了，跟他们拼了。”

郝春明语气严厉起来：“黑子，你现在听我的还是听他的！”

现场气氛登时又严峻起来。郝春明却借机又上前一步：“黑子，咱们两个都是男人，说话都算话，即使你们要走，你也要信任我，把人质放了，带人质是不可能走掉的，信任我的话，你们把我当人质行不行？”

黑子犹豫了一下，三炮叫道：“行，有胆你就过来吧。”

郝春明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。

金局长和张队长见郝春明走向罪犯身边，都愣住了。

正在瞄准的武警狙击手也抬起了头。

郝春明一脸平静：“黑子，是男人说话得算话，我来给你们当人质，你们得放了老王头吧？”

黑子推开了老王头，三炮一把拽过郝春明。



老王头一时转不过磨来，焦急地说：“孩子，你……”

郝春明一挥手：“大爷，你快走！”

老王头一步一步向后退，几个警察上前拥着老王头退回安全地带。

现场的人们此刻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郝春明的一举一动。

郝春明的平静中甚至已经带出了一点轻松：“我理解你们，你们作案是想活得比别人更好，可你们用的是不正当的手段，现在失败了，你们就得面对现实，自首吧。”

“你混蛋！”三炮气急败坏：“黑子，别听他的。”三炮说着抱紧了郝春明。

郝春明此刻也火了：“我说的话你可以不听，那好吧，咱们就一起死吧，我既然来了，就不怕死！”

他一把抢过三炮手里的两根电线：“是不是这两条线往上一对就爆炸，看好了，咱们一起来吧……”

说着，他就把两个线头对在了一起，黑子和三炮噉的一声趴在地上。

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他竟会这样处理这件事情，就连张队长、黄金宝、警察和武警们也全都下意识地卧倒了。

现场一片寂静。

三炮趴在地上愣愣地抬起头：“咋回事，咋没炸呢？”

郝春明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：“你用的电雷管，没有启动电源咋爆炸？就这两下子还出来混呢？”

张队长趁此机会已率领警察冲上前来铐住了歹徒。

惊魂未定的老王头，瘫坐在指挥车旁，手里还紧紧抱着装老山参的盒子。黄金宝走到他的身边说：“老王头，我真为你担心呐。”

老王头抬了抬眼：“你能不为我担心吗？这两棵参多值钱呐，要是让别人整去，心疼啊！”



黄金宝看了看老王头，没说什么，只是微微笑了笑。



黄昏的安平县城，笼在沉沉的烟霭里。

郝春明的家里，春明妈正在忙着往桌上摆菜摆饭。她不时地看着表，一旁的电视正播着本县的新闻。

“今天，在我县发生了一起特大绑架抢劫案，两名歹徒身捆炸药，在劫持人质后，被我警方拦截，歹徒以身捆炸药相威胁，与我警方顽抗。在公安民警强攻不下的情况下，县公安局刑侦中队副中队长郝春明同志毅然冲上前去，用自身换下了人质……”

春明妈突然听到了郝春明的名字，一下子愣住了，她紧张地盯着电视画面，碗里的菜汤洒上脚面，她也没有知觉。

“……面对穷凶极恶、身捆炸药的歹徒，郝春明毫不畏惧，突然拽住歹徒身上引爆炸药的导火线……”

当啷一声，春明妈手中的菜碗掉在了地上。这突然传来的消息如五雷轰顶，令她脑海中顿时一片空白，后面电视里再说什么，她已听不见了。

“……歹徒终于被制服，押回了刑警队。”

刚刚下班的春明爸爸走进屋来，见妻子呆愣愣地站在屋当中，不解地问：“你这是咋的了。”

春明妈突然哭了出来：“你还回来干啥呀！”

“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下了班我不回来，我干啥去？”

“咱们家春明呢？”

“春明不是上班呢吗，咋的了？”

“你们公安局里出这么大事你都不知道！”



“啥事呀？”

“亏你还是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呢！电视都报了，炸弹呐，春明上去了。出了事这可咋整？我说不让他当警察，你非得让他当吧，我的天妈呀……”

春明妈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。老郝莫名其妙，只好紧着劝：“你慢慢说，啊，慢慢说，倒是咋的了。”

“咋的了，他拽导火线去了。那能行吗？”春明妈突然打住了，推着老郝说：“去呀，你去看看他到底哪去了。”

老郝望着妻子，没有动。

“你瞪大俩眼珠子老看着我干啥呀，你倒是去找找他呀，……你要气死我呀！”

正弄得不可开交，门铃突然响了起来。

春明妈愣了一下，急忙拿起身旁的电话，“喂！”

老郝憋不住笑了起来，“你喂啥呀，那不是电话，是门铃响。”

春明妈这才醒过神来，放下电话去开门，嘴里叨叨着：“这是谁呀，门也没锁，自己开门进来呗，按门铃干啥。”

门开了，靠在门框上的正是郝春明，他满脸醉意，笑嘻嘻地看着自己的妈妈，舌头硬硬地说：“妈，你好……”

春明妈愣愣地看了好一会儿，突然拧住他的耳朵就往屋里拽，郝春明哀求着：“哎呀妈呀，轻点呀！”跟着走到了屋里。

春明妈严厉地问：“说，今天你干什么去了！”

郝春明顽皮地一拨愣脑袋：“妈，你说啥？”

老郝在一旁说：“快告诉你妈吧，你今天干啥了！”

郝春明装傻：“局长请我们喝酒哇！……”

“局长请你们喝酒？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……有点喝多了……”



春明妈急得脸都红了：“今天电视说你怎么了？”

“啊？电视也知道我喝酒了？坏了，我们还有禁酒令呢！局长偏说今个破例……”说着歪在了沙发上。

老郝看着儿子这副怪样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春明妈没着没落，把他的头在沙发扶手上摆正，又把他的腿搭上沙发：“你这是咋的了？咋喝成这样啊！伤没伤着你啊？”

郝春明大大咧咧地说：“没有，你看我不好好的吗？”他伸出了左臂，“你看，这是胳膊。”又伸出右臂，“这是腿……”

春明妈回到桌前给郝春明摆着饭菜：“再吃点饭吧，这是啥工作呀？怪吓人的……”

一声响亮的鼾声传过来，春明妈一回头，见郝春明在沙发上已沉沉睡去。

安平县是群山环抱的一座小县城，是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。县城不大，管辖片量可不小，四镇十八乡，稀稀拉拉散布在丛山峻岭之中，最远的村屯离县城有二百多公里之遥。

这里开发极晚，近代虽然渐趋繁盛，形成了采矿和养参两大支柱产业，然而战乱年代兵匪出没，和平时期地僻山遥，造成了这里粗朴、剽悍的民风，历来政要，最感头疼的就是治安。县名安平，镇名平安，就大体反映了人们的这种企盼和心态。

成功地破获了劫持人质案的第二天，在县公安局的局长室里，金局长和刑警大队的张队长正在谈论着郝春明。

张队长带着感叹的口吻说：“金局长，春明这小子行啊，在咱们局里干虽说还不到三年，可哪次任务完成得都不错，挺干练，挺有培养前途的。”

金局长会意地笑了：“你早就相中了吧，让他给你当个副手，你看咋样？”



“没说的，这小子我挺喜欢的，我跟他合作，错不了。”

“我再征求征求局党组的意见，真要是给你当副手了，你可得好好关照关照他。不管怎么说，他还是年轻啊！”

“你就放心吧，金局长！论经验，我比他丰富，可是论机灵劲，我还得向他学呢。到时我们互相帮助吧。哎？……”张队长似乎想起了什么，拍了拍脑袋：“老郝那块得先打个招呼，这老家伙对春明要求严得很呢。说不准他的想法。”

“嗯，我这就把他叫来。”金局长说着拿起了电话。

老郝是公安局政治部主任，为人敦厚朴实，做事有板有眼，一丝不苟，跟金局长、张队长他们可以说是老搭档了，平素非常合手。接到电话，他很快就过来了，见金局长、张队长二人正襟危坐，就打趣道：“甬，哼哈二将又凑到一块算计谁呢？”

金局长开门见山：“算计谁？算计你！至少跟你有点关吧！老郝啊，我们串联了一下，想让郝春明到刑侦大队任副大队长，给老张当个助手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老郝脱口回绝：“我不同意。”

老郝的一步封门，斩钉截铁，倒把金局长下面的话封住了。见此情形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太年轻啊，我觉得他还很不成熟。”

“那……你的意思呢？”

“我的意思，还是得让他再锻炼锻炼。”

金局长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老郝啊，你是春明的爸爸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是不是太过于谨慎了。做父亲的看他总是个孩子，可是我们看他却是个材料。嗯，——你是局里的政治部主任，在任职上你可是有生杀大权的人物啊，可不要因为他是你的儿子，就有过多想法，古人有云：举贤不避内嘛！你不要太主观。”

老郝笑了：“我主观也好，客观也好，春明是我儿子，你应该知道，古人还有一句话，叫做知子莫如父！”



张队长插上了一句：“你们俩可别掉书袋了。老郝，这么说你对春明的事已经有了些想法？”

老郝思索了一会，真诚地说：“金局长，说心里话，春明是我儿子，我咋能不希望他好呢？但是，我得向组织负责，也得为我自己的儿子负责。如果真是为了他好，那么就找一个能够锻炼他的地方，让他在那里磨炼磨炼，等他成熟了，他干这个队长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

金局长点了点头：“那么你想让他去哪儿？”

老郝从手包里拿出一沓材料：“老金哪，这次劫持人质的案子，让我们发现了平安镇很多问题。我看了一下最近整理的材料，感到这个平安镇治安问题很严重。村匪屯霸闹得挺凶，治安隐患也令人不安。那里的派出所长已经调走了，还没有人顶替，如果春明合适，就让他上那儿锻炼锻炼吧！”

金局长略有些惊讶：“你的意思是，让春明到那儿去当所长？”

老郝点了下头。

“哎呀，这可让我犯难了，本应该上调，这下成了下派了。”金局长拿过材料，随手翻着，翻着翻着皱起了眉头：

“嗯？老郝啊，这都是平安镇的材料吗？挺复杂呀？看来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盲点。这些偏远闭塞的地方，山高皇帝远，有些问题反馈得不够及时啊！”

“所以，我想让春明到那去锻炼锻炼呢！”

金局长已渐渐沉浸在了材料里：“嗯，这种事，这种地方足够复杂……你……让我再考虑考虑吧！”

郝春明走出了参花大酒店。他正在侦查一起贩运毒品案，作案嫌疑人已渐渐纳入了侦查视野。正午的阳光，照在县城的马路